

劉三妹

台南人戲工場
演出節目手冊

「世界大戰噴臭氣 只有我的香」

劉亮延花痴劇場系列三

劉三妹的事

5

三個男人的反串，連貫尖聲的唱唸，華麗前衛的服飾，又綜藝又現代的歌舞，是《劉三妹》予人的第一印象；但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也難怪，客語、閩南語、日語交雜，客家山歌、演歌、日本軍歌、兒歌隨地開放，大江戶金碧屏風與水墨炭筆大型景片調度和類似京戲與舞蹈的身體操作，在宛如電影運鏡的捕捉裡，不論從哪種角度來審視，都難以對這齣戲下個確切的定義。

一個以客家語言為中心，輻射出去包容了各種族群符號的舞台呈現，兩個慰安婦和一個自以為頭牌難以分辨性別的老鴇，從早晨的灑掃開始到夜晚明月初上，他們激烈撫摸著歷史岩層中的傷痛。

這齣實驗性質的客家歌舞劇，取材客家民間傳說人物劉三妹的符號，搭配兩個族群認同各有想法的阿春(oharu)與蔡金花，用妓院老店重開迎向新時代的荒謬計畫，重新碰觸二次大戰慰安婦，或甚至是世紀初發生在新馬南洋一帶，但卻在台灣史料中未曾聽聞的Karayuki-San(からゆきさん)的問題。

在這個「假設性」的店裡，消毒和清潔身體是美德，天皇是律法，取悅始終不在現場的軍人阿哥是行動，於是他們彼此間的抱怨和打鬧變成憐愛的表現，終日等待便成其生存本質。

這群「遺留下來的的女人」由莫名奇妙的精神象徵支配，說是天皇或是回憶，但她們就是無法重新適應，或者說越是往前就是更後退，甚至我們會發現迎向新時代的勇氣導向更不堪的過去。特別在客家的領域裡，《劉三妹》這個作品將一直以來的女性德教，以狂亂改寫之，劇中人愉悅地從事外界看似悽楚的皮肉勞動，互相較勁達到極樂的功夫，甚至忌妒彼此的接客多寡，儘管一切已成過去的妄想，但只有重複言說和展演過去是唯一出現的方式。為此，就算他們各有不同的認同，但她們相互依賴成就一種中性的主題，等人客。於是《劉三妹》無邊無際的閒言閒語，女性之間百無聊賴的私密話題才能化作載具，將我們推向現實無法觸及的地帶。

傳統客家女人勤奮刻苦的美德被性勞動錯置已然有禁忌邊緣的意味，男演員臉抹白水怪聲怪腔聲張服裝更暗指著辯證的企圖，這種相對超越了正經—輕浮、男一女、快樂—痛苦的跨文化並置，有意無意地想要解開某種客家女性身處的封建結構，呼喚另外一種樣態的感覺領域。這個作品用複雜有如垃圾場的娛樂元素所企圖打開的，是另一個淺藏在台灣文化想像裡對於戰爭和傷痕問題外部的方法問題。劇場用暴露與變形去重返，並不是要訴求公理正義，規定善良與邪惡。對於戰後第三代的藝術家來說，這未嘗不是一種回家的途徑。他們認為，唯有那些難以以啓齒的，幽蔽的，瘋癲的經過揭發，《劉三妹》才看到遠處森林回家的方向。

十年登台如是說

7

我相當瞭解19歲第一本詩集跟29歲時也搞一本，又同時恰好緊連一個劇場演出，這種刻意的巧合之間有何不同。這種不同來自於一種概念叫「現實」。來自於功利殘酷社會的分類歸納，那是連我也無從抵抗的一支大掃把，它刷一聲，把灰塵般的你自己挪到了一角。

年紀已經大了，現實它如是說。現實還對我說，你到底準備好了什麼？記憶力衰退，肺活量不足，皮膚代謝不良，連笑容都不再自然。我怎麼辦？我怎麼可以連鏡子都不想照了？怎麼可以連購物選擇都沒有想法？我連刻意都懶了，例如刻意去主張什麼，或評斷什麼。

怎麼辦呢？

我至今沒有想法。

其實我也不是沒有辦法去想關於主張與不主張的問題，但也不能簡化地說我累。因為誰不累呢？我並不是想要表達大家都累而我深有同感僅僅。或是換個角度說，我不想這樣以為生命只會越來越懶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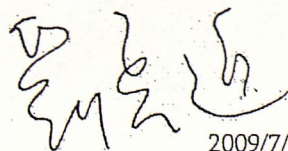
我認為懶的下面一定藏了什麼，讓我看不到，或不再去看到。就像別人對我談到「苦衷」這個問題時，我就會自動閉嘴不再追問一樣。

以前我會主張厲害或才華這種看法，但那其實沒什麼意義。講了等於白講，因為別人也聽不懂，別人聽不懂是因為與他們無關，不干他家鳥事。但我現在也無法主張一個新的，讓這個新的看法盡量與別人產生關係。我也不想感傷地說一些歲月摺痕的秘密，好讓這種事情散發出一點感官性。但我並沒有要強迫你替我想的意思。

我還能再說些什麼？除了祝福這個團隊每個人平安，年輕的努力亂撞，年長的慈悲平靜之外...

如果我已經開始碎碎念，或已經正在碎碎念，那表示我可能正從現實離去，飛往想像魔術與夢等等有可能的地方。

第三度歡迎光臨，我的花痴劇場。



2009/7/2

歌不成調

文◎羅思容

她正在遙遠的地方唱著一首歌。
食食病病，誰的一生不這樣
食屎食尿由在你
人們聚集聽她唱山歌。歌聲將天
空染成寶藍色。被攪動的耳鼓長
著憂鬱的翼胛。胸前吸一口氣，
那個愛聽裂帛聲的女人，笑了起
來，笑聲如刀刃。

碑石發愁地唱著無調的歌。我們
最終都將被遺忘。懷舊症，沒
樂醫；無意義，更精神。來來回
回，無冬無夏，脖頸都涼了。

噯哟，噯哟
謝呀郎的誇

十八摸來，十八又相送。誘惑的
曲調，穿上濛紗的襖裙，連月華
也羞了。要揭露！這是衆生的信
息，混合著塵土和影子，呼嘯到
天明。

三妹的目珠
攀過一山又一山

她含糊的聲音，敲鑿著山谷。一
切還在沉睡。你聽！花香一瓣，
兩瓣。

妓女艾娃

文◎清照娜娜（本名李易珊）

（本文收錄於極短篇小說《妓女波娃》，本書近期將由印刻出版社正式出版。）

妓女艾娃年紀輕輕就成為妓院大街上最風騷的那位。在長期的耳濡目染之下，她以花苞待放的年紀榮登寶座。她回眸的電力可以讓一個垂死的男人重獲新生，她淺笑的雙脣可以讓一個飽食的男人再度飢渴，她的雙腿具有夾住任何不安分的東西的力量，她的雙乳可以安慰所有缺乏母愛的受創靈魂。

十七歲的時候她有了第一個男人。男人在路邊遇見正在等公車的妓女艾娃，他停下來，窺視她那尚未發育完全卻已蘊藏膏脂的豐滿身軀，接著他瞥見她有一雙滿載好奇心卻又略帶羞澀的眼睛，他往下搜尋，發現她有一雙處子般緊緊併攏的腿。

而那是她該去學校的第一天。操場上準時升起旗幟，朝氣昂揚的軍隊進行曲響起，所有的人白上衣黑裙子素顏髮齊耳列隊唱國旗歌。陽光是白的，教室的牆壁也是白的，作業紙也是白的。

男人帶走了她，離開那條街，到另外一個世界去。魔術師在白兔的身上施展魔法，女郎進到箱子裡無痛切割。沒有人知道這段時間發生了什麼事。三天後，男人給她一把鈔票，把她送回那條妓院大街。

妓女艾娃下了車，站在那條街上，突然覺得風吹過來的味道都不一樣了。她感覺她的裙子在風中搖曳得更有姿色，而她的頭髮被風擺弄得更加耀眼，她肌膚的每一個毛細孔都好敏感地感覺到風兒的撫摸。那一刻，她便由不得自己地，洋洋得意起來了。

她馬上去鞋舖買了一雙高跟鞋。要紅的，要高的，要細細的帶子一圈一圈纏住腳踝的，她抬著下巴說。然後妓女艾娃換上那雙改變她一生的紅色高跟鞋，像貓走路那樣蹬著大步回到家。

她的媽媽看看那雙紅色高跟鞋，再看看她隨性披散在肩上的頭髮，不曉得是看街上看習慣了，還是老眼昏花了，媽媽什麼也沒說。

多的那張課桌椅就丟到操場上去吧，沒人來領的課本就扔進垃圾桶吧。妓女艾娃的世界有紅的和白的兩種，而她選擇了紅的。兩種顏色各有各的美，無從比較。

穿著那雙紅色高跟鞋，她很快地在這條街上學會所有曖昧的眼睛和充滿張力的動作。她的抽屜裡還有一把鈔票夠給她買件紅色的洋裝配她的紅鞋，也夠她上美容院把頭髮吹得蓬蓬鬆鬆，還夠她買齊七彩的眼影讓她變成一條彩紅。

妓女艾娃下午起床，就像打開開關那樣塗上口紅，吃片麵包補充電源，穿上裙子走到街上去尋找她今天的獵物。她面對一群男人，眼睛像長出一隻手，說要抓誰就抓誰，從沒暴傳，百發百中。

當她的抽屜裡有愈來愈厚的鈔票，她就漸漸忘記她十七歲那一年了。她用男人寫日記，寫下她的每一天，每一個時期，用不同顏色的粉彩筆。於是十七歲之前的日子都空白得無以記憶。

很可惜她忘記要紀錄她十七歲的第一個男人了，那才是她整本日記的關鍵。關鍵在於魔術師。有沒有那樣一個魔術師，把女郎關進了七彩盒箱，無聲無息地抽掉了什麼。

歡迎回來

文◎何俊穆

兩年前在宜蘭傳統藝術中心拍攝《劉三妹》，幾乎玩命的一週間爆肝運動會，浩浩蕩蕩三四十個人的工作團隊，起初也只從劇團孤單的五個人開始而已。實際上，我們完全沒有想過李清照創團三年多，就能交出這張驚艷的成績單：入圍台新藝術獎和金曲獎，巡演北京上海幾乎座無虛席，更遑論從劇場跨足電視的初體驗，便拿下了金鐘獎最佳美術設計。

那個晚上我人在馬尼拉，甫從課堂回到宿舍，料理過晚飯，忘了坐在電腦前面自顧自搞什麼玩意兒，可能掛在ptt上作稱職的鄉民，可能正想些瑣碎無聊的心事，突然間手機響起簡訊聲，緯緯捎來短短幾個字「劉三妹金鐘獎，恭喜。」我當下真傻住了，一方面關於《劉三妹》的點滴根本來沒能消化，就被隨後的《雙人曹七巧》台海京版和《白素貞》校園巡迴給衝散，以致於散落在回憶的資料匣裡難以整合；一方面，入伍之後，我幾乎將劇團拋諸腦後，專心休息，不大過問。因此知道這消息的時候，似乎有某種冷漠的力場，將任何情緒排除在外。

直到退伍回來台灣，看到這座小小的獎盃，我才能比較坦然的欣喜，並且承認自己好像作了什麼事情，而這些事情留了下來。我不大感受得到像亮廷在英國尖叫的雀躍，只知道很快的，我又要加入劇團的運作，沒有終點的馬拉松，日夜衝突的創作者較勁激盪，氣惱、妥協、和解的團體生活。

劇團裡的核心成員少，本來每個人分擔的工作量就大，加上沒有什麼實質的收益比如固定支薪。因此，除了對於作品的認同與本身創作的責任感，以及人和人的情感之外，劇團沒有什麼約束力，誰要休息誰有什麼生涯規劃，我們都缺乏彼此勉強的理由，甚至無論是誰的離開，除了些許的惋惜，我們也都抱著祝福的心情，盼望未來有一天，他能像老朋友那樣回來看看大家，或者在演出的時候呼朋引伴走進劇場支持。

不敢保證自己能堅持到底，並不是一件羞恥的事情。尤其當劇團只是一個製作一個製作，一次補助一次補助，這樣的運作下去，偶爾沒有公款買便當需要自掏腰包，偶爾開始討論要賣什麼抵押什麼來還債，甚至提議把欠債拆了平均分攤這種商量，都在我們之間出現過。眼看票房再怎麼爆滿也填補不了成本，劇評再怎麼好也無能替未來背書，燈光一暗舞台一拆，結束的喜悅根本延續不了

兩天，結案報告和剩餘的收尾工作或下個企劃案隨即就要分去你的休息時間，整理發票，處理帳目，接下來的戲該怎麼宣傳？可以跟誰合作？我們還能夠做什麼呢……

只好再說一次，不敢保證自己能堅持到底，並不是一件羞恥的事情。至於堅持到底，除了傻勁和或多或少的才華，其他就只剩對未知世界永無止盡的好奇吧。

當然，都成年了，沒有人可以逼你。誰都可以這麼反問我。抱怨，抱怨，乾脆別幹啦！何不快點上人力銀行網站，灑履歷，燒香拜拜求眷顧呢？二十八歲的人出社會都嫌晚，別再讓媽媽操心了好唄？甘願作，歡喜受，把你的嘴巴閉上！

但誰又能對自己的處境沉默不語？育昇常說：「如果可以辭掉工作，專心作劇場就好了。」而我除了書寫之外，仍在尋找最適合的位置，從編劇、舞台監督、音控、排練助理的溜達過程，當年紀愈來愈大，愈發覺得本事太少，持續付出所得到的回應，其實是你能付出的東西不夠多。

李國修老師的父親告訴他：「人一輩子只要能做好一件事就算功德圓滿。」

為了作好這一件事情，我們需要學會更多，在這文本、哲學甚至設計視覺先行的劇團，我們必須從其他方向獲取奧援，瞭解燈具電學原理、更精確掌握聲音與空間的關係、身體操作、便當資訊，以及與公司生意往來之溝通協商技巧和省錢實務。

每個人都得扮演自己不熟悉的角色，才有完整的可能，雖然我相信藝術沒有功德圓滿這回事，但做總比說來得踏實。

在菲律賓服僑委會替代役當華語老師的一年，曾認真思考過往教學這途發展，不但生活稍微穩定，環境也單純。而整年的休養生息，似乎康復了的宿疾還有長高的假象，在退伍返台回到劇團之後，僅僅一個月，便全盤幻滅，眼袋回家了，夜晚開始沒有極限的延長，幾週前某次進劇場裝燈，貓道在後背刮出的傷痕，大腿酸澀的抽痛，似乎在向我傾訴，這是甫自退伍第一次真實聽見的聲音：「歡迎回來。」

什麼是劉三妹

文◎王世緯（〈劉三妹〉電視版導演/李清照私人劇團首席女演員）

劉三妹，客家族群傳說中的歌仙。當這個名字又重新出現，我們起初想像她為了愛人不惜勇敢挺身與秀才PK對唱，不只贏了愛，也贏了尊嚴。傳說中，劉三妹是個受苦的人；而對於客家女人的毅力與決心，大英百科全書的評語說：「客家婦女是精力充沛的勞動者」。時代承襲了時代，「劉三妹」從名字化作形容詞與動詞，從2007到2008，整整一年，她是客家文化的震撼教育，我們不止被嚇過，也被厲聲斥責。而這齣戲終於要播出了。

我們只是一個劇團，我們不敢把民族傳承的旗子拿在手裡揮舞。我們會說國語和閩南語，殊不知在我們之中流著客家血液的還不少。以核心團員來說，團長-客家人、服裝造型設計-半個客家人，如此一說，本團客家人口已經佔了半數。

從開始的文本到進行排練，這個團體花掉了幾近半年的時間。文字是一回事、讀音是一回事，而客家語言的句法與用語則是最艱苦的挑戰。亮延和俊穆編寫劇本，他們以國語的思考邏輯撰寫。魚果編寫歌詞，他翻遍了客家字典中各個有鹹濕意境卻保有文雅素質的字句。記得一連好幾個禮拜，我們李清照天母住所，四面八方飄來客家山歌，錄音資料、練唱、練唱錄音資料…尖銳頻率足以蓋過洗衣機脫水機。

劇團很幸運的請到客家女詩人/歌手羅思容挺力協助，思容姐大力協助幫我們修改台詞，還豪氣地替我們錄了一首片尾曲。雖然原本選角時，她是我們的第一人選，但因諸多不便之處，加上思容姐本身並未有任何戲劇演出經驗；這個主要角色的份量實在對她太過殘忍。

李清照私人劇團創造出的劉三妹是何等人物？她能夠在每一位客家媽媽

阿姨們被要求念讀劇本時，個個都掩嘴訕笑又大叫：「唉呦夭壽喔！」劉三妹在劇中有歌唱，但與我們所知的那位歌仙又大大不同，至少，意境有很大的出入。她被扭曲了還是昇華了？還是，每個人心理都有一位劉三妹？

排戲的日子苦又長，演員最後敲定為三位男性反串詮釋三角。劉亮延飾演劉三妹、魚果飾演蔡金花、兆欣飾演Oharu（阿春），而我，則成為了「李清照團隊」中的第一位女性導演。比起先前尋找演員的曲折辛苦，排戲的過程乍看之下彷彿單純多了。但是，時間有限、演員基本功力有限，最恐怖的是，語言障礙的隔閡。客家人，不見得講得出客家話。台灣人，不見得每個人都說得出閩南語。這齣戲又恰恰好只有客語和閩南語。工作期間，我們都盡量講客家話。當時，天母住所原本四間房間四人住，一時增加了二人。第一位是何俊穆，編劇、舞監兼錄音。第二位則是紀錄片導演兼客語老師林冠年，一大早就開始說客家話。

兩個月的日子在每天排練平均十小時的時光中過去，團隊進入最複雜的拍攝階段。場地選擇在宜蘭傳統藝術中心。離台北將近一小時的車程，一行人總共二、三十位演工作人員，濃縮的一週時間，一同被鎖在傳藝的圍欄裡。早上七點開拍，晚上九點收工。整個過程好比大爆肝運動會，每人所需負責的領域比預估的還要多，我的頸部以上，就掛了三支與不同組別的人溝通的對講機。這不是我所熟悉的舞台劇模式，我的眼睛不只是盯著場上的演員、舞者，更重要的是盯住面前那一台小小的電視螢幕。這是一齣以電影拍攝的雄心壯志所完成的電視作品，平均工作人員年紀二十五歲，我們不敢鬆懈。影像導演藍祺聖頭上的馬尾在那一週裡長的似乎特別快，每個人的壓力，從工作人員到場上的演員，沒有一個人來得及喘氣。在這樣的壓力下一週好比十年。

腦殘、兩眼呆滯、膝蓋微微顫抖，這叫做「三妹症候群」。我們都得了病，卻也沒有時間休息。李清照團隊在劉三妹結束的不到兩週裡，下一齣大陸巡演製作也同時開跑。在隨即又展開的工作中，我們抽空進行劉三妹的後製作，前前後後的折磨，劉三妹的初剪完成。當第一次在公開場合看到字幕完成的劉三妹影片，我哭了。說那種感覺如同自己小孩出生的感動，是太誇張了一點。我的感動，是對經歷過這一遭的我們而欣喜。多少的爭執、不諒解、不滿、口出惡言，多少的笑聲、汗水、成就感動，在這一時刻化為無聲的印記打入李清照團隊的心裡。我們沒有怯步，我們反而向前。

劉三妹到底是誰？劉三妹是一個串連力量與不服輸的「And」；劉三妹是一個堅強、勇氣的「Her」；劉三妹是一個挺身前進的「Go」；劉三妹是自尊。李清照私人劇團的「劉三妹」，讓這個團隊攜手向前跨越了一大步，我們做到了，我們不需要很客套的回應，我們只希望相信的人瞭解：每個人的心裡，都住著一位劉三妹。

從書寫到言說： 我，客家與劉三妹

文◎劉亮延

non-love is truth
and everything lies in the absence of love
nothing exists which does not lie
(Georges Bataille, 1897-1962)

那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岔出的力量，使得忍受傾斜而成憤恨，我時常想，在忍受的當下，「家」到底以怎麼樣的形式出現。用另一句話說，「家」被想像成何種樣式？我該怎麼碰觸這段言說，讓它們在舞台發生？

圍繞著慰安婦的史料，很長一段時間我陷入恐懼。恐懼約莫來自於能量不足，像是一個小電池要啟動一台大機器，更像是一杯白開水要使得一池子的魚都得到滿足。我對自己的淺薄感到恐懼。但是我已經決定了，我要用最激進的方式回答自曹七巧以來一系列的問題，最起碼，那是一個異質的聲音，那是私人的，不是公家的，那是自己而不穩定的，但它尖銳地令人手足無措。

而「客家」就是我的方法，以我對它的不滿、不信任、不同意的種種經驗，交叉支撐這個整整一年的勞動。如果我不是客家人，我不會作這件事，而正因為我是客家人，我不滿這句話，我不信任我是客家人，意味著，我不同意它指向的方向。我堅持把這件事做完，根本就是依據否定而為。而我做完了，在我無法證明因此我便是客家人這個質疑之前，因為重新開始說客家話，我發現另一個疆域，當我用客家話說「我/捱」，居然有一種迫不及待的口吃的快感，我感覺到一個娃娃或是侏儒的身體在蠕動，視線不一樣了，除了更孱弱，還提供了一種相當與我何干的內在的/小室的，從現實逃逸的路徑。我相信那絕對是意外，超乎預期的發現。

然而，就像是奇蹟降臨一般，當我與何俊穆開始進行一種小規模的網球運動，他一句我一句，他一段我一段直到他一場我一場，能量開始流動。在為期四個月的書寫之後，有一天，在羅思容老師家裡，這些不三不四的對白終於用客家話說出來，我驚覺一股氣流，陌生又熟悉，在經驗與捏造之間，似乎指向某處。那是我又重新開始說客家話的場景。我記得那是台北七月的夜晚，新店山邊的公寓頂樓，蟬聲水聲蚊子，還有電風馬達嗡嗡聲中，思容姐深深皺著眉頭，拿筆斟酌字句，魚果懶懶散散地在旁邊搧風，王世緯用一種相當ABC的口音練習對白。質感也是潮濕，我的狀態是失神的。

我跟大家說，就我演吧！何俊穆聽到消息嚇死了，而魚果樂得要看我怎麼自作自受，李育昇好像早就料到已經或者暗自竊喜。接著我用一種相當自私的眼神對王世緯說，你導。然後這件事就這樣開始了。我與她的角色互換始終都令我倆莫名其妙，到底什麼是演員也徹底被我推翻，而她始終用一種首席女演員的姿勢在忍受不聽指令的「導演們」的攬鏡自照，角色互換掀起前所未有的莫名其妙感，直到拍攝完畢，我們都有一種為什麼在那裡的感觉。為什麼你要作導演，以及為什麼你要演劉三妹，你怎麼不快点回家賣雞排，是劇團全體最珍貴的發現。也就是，劇場要怎麼作，創作到底是什麼作。當然，答案不重要，在還沒有來得及下結論以前，事情便轉移到更為瑣碎的層面上，例如錢要怎麼募與錢要怎麼付，要怎麼對於莫名其妙的黑道的恐嚇而摸著鼻子勒緊褲帶。

在舞台上「說」是相當匪夷所思的，我說的時候我感覺到它，我沈默它消失，我陷入與它的記憶中。雖然只相隔一眨眼，但我說的聲音已經變作煙霧。聲音迷濛了聲音，而我又繼續說，我繼續，我又再次…。在這些殘響般的煙霧裡，我歷經了28年來前所未有的焦躁與憤怒。我處在一種嘶聲力竭又自我否定的小水管裡，我不知道出口在哪裡。

於是，我應該如何描述這齣戲？一個使我充滿驚險地重回客家語言的旅程，時至今日元神錯亂的作品嗎？用巴岱儀的話說，撒謊，撒謊，謊言就是一切的存在，非愛是真相。我們必須在非愛裡無止境地欺瞞下去。說謊，就是我們的言說，我們的行動！

有一天這齣戲上了真正的舞台，我變成了真正的演員，王世緯變成真正的導演的那一天，我想我們都不會忘記，那不是真的。那是由多少個恐懼的時刻拼貼成形的假像、泡沫與閃光。

台南場次工作人員名單

[演出時間]2009 年 10 月 17 日-18 日 共四場

[演出地點]台南人戲工場 台南

[製作單位]李清照私人劇團

[贊助單位]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主演]劉亮延，李名正，蘇達

[導演-製作人]劉亮延 [副導演-舞台執行]林雨潔

[前台經理]李育昇 [舞台總監-音控]何俊穆 [燈光設計-執行]王世緯

[舞台執行]朱家宜 [字幕執行]林冠年

[編劇]何俊穆，劉亮延 [作詞]魚果、劉亮延

[音樂總監]陳怡慧 [樂手] Piano/陳怡慧 Pipa/俞思忞 Erhu/葉維仁

Percussion/蕭逸帆 Violin/李威萱 BaboonFlute/施雅怡

Cello/婭力木 Saxfone/周泰明 Trumpet & Trombone/鄧世偉

Bandonian/程希智 Clarinet/羅克勤

[聲音工程]饒瑞舜、楊敏奇、許哲毓

[舞台美術]李育昇、徐德寶、徐德宇、許瑜庭、蔡俊郎、

[美術執行]徐茹足、朱家宜、趙容、周君樸、鄭采忻、Teddy(演出彩妝)

[主視覺攝影]藍祺聖 [演出攝影]陳又維 [題字]武嘉文 [平面設計]劉亮延

[唱腔指導]葛璟嬌 [日本舞指導]干鶴美扇 [客語指導]羅思容

特別感謝

曾先枝 徐青雲 湯榮昇 余崇吉 饒瑞軍 何志傑 徐古雄
陳秋玉 黃兆欣 魏立婷 羅思容 千鶴美扇
徐亞湘教授 蔣淑貞教授
客家電視台，行政院客家文化委員會

THEATRE COMPANY OF
LEE QINGZHAO THE PRIVATE, TAIPEI
SEISHOU RYUU HARUHANA RYUU



李清照私人劇團

Theater Company of LeeQingZhao the Private, Taiwan

「李清照私人劇團」（簡稱李私人）2006年1月成立，現有核心團員代表人劉亮延，服裝設計李育昇，首席女演員王世緯，編導何俊穆，連三年推出〈白素貞〉、〈淫奔〉、〈雙人曹七巧〉、〈阿姨〉等舞台劇碼，其中包括一項與客家電視台共同製作之劇場版音樂劇節目〈劉三妹〉。曾入圍過2007金曲獎傳統暨藝術音樂類三大獎項，並獲得2008電視金鐘獎最佳美術設計獎。短短三年劇團作品已巡演至上海、北京等指標性小劇場劇院，國內外演出超過40場。劇團作品在尤其對於美術、音樂、文學與思想政治性等層面有相當著墨。

李清照私人劇團目前已獨立出版有論述導向的劇本集〈清照流嬌恨戲劇選〉，劉亮延中英文詩集〈牡丹刑〉，以及影音產品CD、DVD等數項。

李清照私人劇團網站 www.leeqingzhao.com.tw

歡迎加入李清照私人劇團facebook社群，以及相關演出作品交流平台

李清照私人劇團《劉三妹》觀眾意見調查表

您看的是哪一場演出：

☐ 7/4 (六) 2pm ☐ 7/4 (六) 8pm

☐ 7/5 (日) 2pm ☐ 7/5 (日) 8pm

過去是否有看過李清照私人劇團的演出：☐否 ☐是 哪一齣_____

請問是如何得知本次演出訊息：

☐網路 ☐售票系統 ☐雜誌 ☐廣播 ☐文宣 ☐親友告知

☐其他_____

您最喜歡此齣戲劇的哪些元素：

☐ 編劇 ☐ 唱詞 ☐ 音樂 ☐ 演員表現

☐ 服裝設計 ☐ 舞台設計 ☐ 燈光設計

看完<劉三妹>的感想：

姓名：_____ 性別：☐男 ☐女

職業：_____

電話：_____

地址：_____

Email：_____

請問您是否願意收到李清照私人劇團演出訊息：☐是 ☐否

